



我現在遠離故園，客居在美國的克利夫蘭。閑來無事，找到一本宋詞選，看到范仲淹的《蘇幕遮》：“碧雲天，黃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……”詞意淒涼，感人至深，我讀了幾十遍，才把它背熟了。此時此地，讀這首詞，心頭別有一番滋味。

小外孫和外孫女每周六上中文學校，在家里我偶爾輔導。有一課文為：“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……。”一天在接他們放學回家的路上，我進行現場教學：“你們看樹葉子紛紛往下落，弄得滿地黃葉，這就是秋天的特點。”外孫女立即提出不同意見：“你說錯了，是紅葉，不是黃葉！”的確，地面上的很多落葉是紅的。

克利夫蘭位于美國的東北方，伊利湖的邊上，大湖的對岸就是加拿大，天氣和景色也就與加拿大差不多。每到秋天，楓樹的葉子逐漸由綠變黃，又由黃轉紅，景色每天都不一樣。可能是由於偏愛，或者氣候特別適宜生長，家家的前庭後院，道路的兩傍，都栽植了許多不同品種的楓樹。幾天前我站在書房窗口，看到

路對面人家前院的三棵樹，像撐着的三把大紅傘，真的“紅得像燃燒的火焰”，這幾天卻漸漸地憔悴起來，落下了一地紅葉。自家門前也有一棵高過屋檐的樹，有點像灌木叢，從離根十幾厘米高處即分蘗成七枝，枝葉繁茂，近日也漸漸地紅起來，而且直接由綠色變成了紫紅。鄰居家有棵樹，落到地面的黃葉上，卻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紅點，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“點點離人淚”吧？

乘車外出，路兩旁的樹，有綠色的、鵝黃色的，有桃紅的，也有紫紅的，太陽照着的一面，更加鮮艷耀目。隨着汽車前行，色彩繽紛的景致變化着、後退着，就像在看電影里搖過去的長鏡頭。

在去中國城的途中，有兩三公里長的一段，兩側的樹木特別高大挺拔，樹幹有一兩人合抱粗。汽車從下面經過，猶如穿過一條彩色的走廊。透過樹幹的間隙，隱約看到後面的民居、教堂、學校。人行道上有被狗牽着走的少婦，穿着背心短褲跑步的青年男女，戴着頭盔、護膝騎自行車嬉戲的少年，還有並肩漫步的老頭老太。我每次到這里，心里都在想：這不就是西洋特色的“山陰道”么！

這裏的空氣長年潔淨無塵，天空顯得特別高，特別藍，更何況現在是秋天。不時會發現，高空里有噴氣戰鬥機掠過，聽不到聲音，卻在天穹里留下道道乳白色劃痕，讓人聯想到戰爭和死亡，實在是一件煞風景的事

作者九二先生

這個地方不再流血多好
河水的藍色
流過歌劇院的芭蕾舞
歌女的樂聲熱透了葡萄園
摘一串葡萄
鐵塔上
喝一杯紅酒
石橋上靜聽歷史的馬蹄聲
這個地方不再流血多好
平滑的玻璃
我不敢凝視破裂的血漬

2015 年 11 月 22 日 夜 107

作者魏鵬展: 香港詩人、中文教師、《小說與詩》主編、香港小說與詩協會會長、博士研究生(研究古典詩Phd)。已出版詩論《新詩創作法》(2014)、詩集《在最黑暗的地方尋找最美麗的疤》(2014)。

能讓我受益終生的三個小習慣

前兩天，公司的行政離職。才來了一個多月，因為組織植樹的事，出了紕漏和差錯，挨了吵，就離職了。找我簽字時，我對她說了下邊這些話。其實，這些話我對部門別的員工也不止一次說過。趁記憶清晰，寫下來，立此存照和讓更多的人看到。

上班這多年，有三個小習慣，十分被我珍視。這三點，我都因沒做好而吃過虧。有的虧，至今想起來仍悔和疼。比較好地加強這三點後，使我受益極多。

一、領受任務時一定要問清楚

清楚就是清楚，不清楚就是不清楚，哪怕有一點兒不清楚，寧肯被領導罵——這時候，他憑什麼罵？除非他是神經病——也要硬着頭皮多問一句。領導的目的、需要完成的時間、應注意的事項，尤其值得細問。千萬不能怕領導嫌自己笨、理解力有問題而不敢問，那才是真正的蠢和笨。

二、把領導當懶漢和傻瓜對待

給領導傳文件，一定要起清楚文件名(饒了領導吧，不要總是“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檔”)；有表格必有合計；裝訂好；如有必要，最好附上留言條……等等。千萬不要以為，他是

領導，這些東西一看就懂，而弄一堆半成品甚至原始材料交上去。領導都懶死了，還是傻瓜，凡事卻皆需他立刻做出判斷和擔責，遇到你這樣的，就容易急躁。他一急，挨批的不還是你？

三、帶着解決困難的方案找領導彙報困難

我都有方案了，還找你彙報啥困難？其實不然。太多的人，見到領導只會問：“您看這咋辦？”領導鐵定會問：“你的意見呢？”這人卻說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領導一瞬間那個氣啊，內心的火一沖一沖的，幾乎要對員工喊：“雇你是干啥吃的？要你有什么用？什麼都不會。想不出好的（方案或意見），想出個差的也行啊！”所以，遇到困難，找領導前，先腦子轉個圈兒，拿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，理一下遇到的難點和需要領導支持什麼，再找領導彙報，更容易找到雙方對事物理解的對比和差距，降低溝通成本，快速形成可行動的成果。進一步說，也更容易贏得領導的賞識。

作者侯建磊: 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，當過十年記者。文章散見近百家報刊，累計發表作品 100 萬字。

拉開窗簾，那蒼茫茫的天穹中，有了我們期待的畫面，盼望已久的這場雪，終於洋洋灑灑的飄落在江南大地……

這是一個透明唯美的意象：天空里，雪花飛舞，美麗沒有在空中停留，只那些夢幻般的軌迹轉瞬即逝。一朵朵潔白綿軟的雪精靈，鋪天蓋地地飛舞着、旋轉着，潔淨及安靜地以優雅的姿態詩意地滑落在屋檐、汽車、草坪、樹木上面，一夜間，讓江南大地皓然一色。雪溫柔隨性的紛揚，輕輕撫面，與世人親切耳語。順了人們放飛“白雪卻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樹作飛花”的生活暢想。

江南，其實能看到雪景的日子真的不多。有人說，沒有雪的冬季是寂寞的，沒有雪的冬季是蕭條的，江南的冬季只有草木凋零沒有風景。我可以以為，只有雪精靈飛舞，才增添了些豐年江南的味；只有披上了白茫茫的銀裝，才是冬季江南最美麗的風景，才是江南人最美好的“艷遇”。

雪舞江南，透露出盎然生機，蘊育着生命。魯迅先生曾把雪比喻為精靈，那真是最美

好詩意的表達。他在其獨抒性靈的抒情散文《雪》中，真實生動地再現了江南雪的清新明朗，瑰麗多冷，富有春意，給人以無限的情趣：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潤美艷之至了；那是還在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極壯健的處子的皮膚……”“在無邊的曠野上，在凜冽的天宇下，閃閃地旋轉騰騰着的是雨的精魂。”讀着魯迅筆下江南溫潤之美的雪景，望着眼前春花江南斑斕地開着，讓人那顆揉捻的心久不能釋然。

美麗的白雪，不僅是冬的使者，也是春的靈魂，更是整個冬季送來的最浪漫的禮物。它的到來給江南增添了生機和活力，陰沉沉的冬天從鬱悶中走了出來，出脫得靚麗清新，安靜

剛參加工作，我被分配到鄰村教小學。放了學回家住，走教。有一天放學回家，離村很遠就看到許多人三三兩兩地在街邊站着，似乎有什么事發生。我不由加步行速度(當時還買不起自行車)。見我過去，有人驚喜地說：“民增來了！叫他去準行。”

怎么回事？一問才知道，是對面這家的嬸子跟兒媳婦生氣，堅決不活了。不讓勸，誰也不叫進她的屋。院中的老人不行，大隊婦女主任不行，書記來也不行。都知道她喜歡我，所以認為我能勸住她。

她是我的堂嬸，46 年丈夫參軍，一直沒有消息。解放後，村上按烈屬照顧她。一個婦女帶兩個孩子也真不容易。幸虧她精明能幹，脾氣大，倔強。才能一步步熬到今天。兒媳婦娶了，閨女嫁了，兒子又孝順，論說該享享福了，就是淨跟兒媳婦生氣。怪誰？不好說。清官難斷家務事。

她和兒媳婦都通情達理，跟鄰居們相處得挺好，就是兩個人不對脾氣，都看着對方不順眼，沒緣分。這次又鬧起來，誰也鬧不清為什麼，兒子也為難。

在所有侄子們中，我是最讓這個嬸子喜歡的，從小就喜歡，也是緣分。見人就夸我好，說我聰明，懂事，還說我長得好。甚至超過了愛自己的兒子。他的兒子小我一歲，叫我大哥，經常在一塊玩，她淨說不勝我。因為我，沒少挨黑。村上人認為我能勸住她，不奇怪。

她 20 歲時，遇到了他。

那時，他風流倜儻，英俊瀟灑，有衆多的追隨者。而她，是最痴情的一個。有人勸她，別犯傻，這種花心大蘿蔔不靠譜，到處留情，日後要後悔的。

可她油鹽不進。不管不顧地愛，想盡各種辦法。隔三差五，送飯、織毛衣、看電影，“女追男，隔層紗”，一陣窮追猛打之後，她收穫了屬於她的愛情。

半年後，她們結婚，娘家買的新房。心想，這下煮熟的白馬該不會飛了吧。可婚後不久，她發現一切不是那麼回事兒。當初的白馬，如今儼然變成了一頭驢。

生活中，他不懂浪漫，不會溫情，對她是不聞不問，就算家里的油瓶倒了也懶得扶。剛開始，因為喜歡，她比較寵他，什么都自己干，可日子久了，兩人開始演變成爭吵，為家務吵，為孩子吵，為老人吵。

後來，開始為女人吵。

他義正辭嚴地說，都是鬧着玩兒的，動什麼我也不會動感情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他開始藉故出差、值班，夜不歸宿。

她找公婆，公婆雖表面上罵他，可實際上沒什麼實際行動。她又找父母，父母規勸道，孩子還小呢，離啥！男人，等過幾年，歲數大了，也就老實了。

她終於愛到無力。

哀莫大於心死，她開始動離婚的念頭。逢人便說，他不是願意玩嗎，我就陪他玩，看誰玩得過誰，他不讓我快活，我也不讓他自在。我就是要天天看着他，跟着他，讓他厭煩到嘔吐。

有人勸，乾脆離了吧，何苦來着？她倒自在，為什麼要離？我在這個位置上，就有優勢，

她躺在床上悲悲切切地哭。我剛走到門口，她就大聲下逐客令：“誰勸也不行！”

我只當沒聽見，快步走到床前，挨着她坐下。她哀哀地說：“孩唻，我不能活了。”

我故作天真：“怎麼不能活了？”她就說兒媳婦的錯處，陳穀子爛芝麻，說起來沒完。我耐心地聽她說，偶爾還表示一下氣憤：“你這一輩子沒做過這麼大的難不？”

“孩唻！你小，不知道。”她忽然提高聲音，“我這一輩子做的難忒多了。那些年，您兄弟小，咱又沒人，稱勁的沒少欺負咱。”我明白，她說的“稱勁的”，就是指村上有權有勢的人物，村霸。

她越說越激動，目標已經轉移。我找個機會插話：“那時候，你怎么都活過來了啊？”她猛然意識到我的用意，轉回話頭：“孩唻，你不用勸。她這樣，我是不能活了。”我說：“都是她的錯，死也得叫她死攷？你怎么能死啊？”

“反正不能給她拉倒。”嬸子的語氣已明顯緩和。

正在這時，一直在門外聽着的兒媳突然跑進門來，撲通一聲跪在床前，誠心誠意地認錯：“娘！你別給我一樣，都是我的錯。”別的婦女也跑進去勸：“孩子既然承認錯啦，你也別生氣了，快起來活動活動吧。”一場風波宣告結束。

作者李民增: 山東省聊城市。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獲獎，被選入多種版本。

不論愛不愛他，我可以用合法的名義找到任何一個女人“發泄”，可以打，可以罵，可以鬧，反倒有一種勝利者的快感。

有次，他又帶來一個女人，他向她告饒，並同意淨身出戶，只要她願意離婚。可她無論如何不肯放手，就要折騰。她瘋狂地在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打電話，他關機，就打女人的電話，打不通，就發短信，發微信……

這一切，並沒有因他查出癌症而停止。

住院、手術、化療，那個女人一直陪伴在側，兩人坐在床上，四目相對，相對而流，完全把她當成空氣。

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他，她恨，又覺得他可憐。對於那個女人，無論她如何挖苦、諷刺，如同聽不到，一言不發。往外轟，轉眼就走，可轉天還來。倒有不少病友，對她指指點點，說，這女人，真潑。

醫生告知，他的生命恐怕要倒數了。

他在等死，她在等他死。

最後的日子，女人每天都來，給他送粥，帶以前的照片，陪他聊天，女人坐在他床邊，他顯得很平靜。而他只對她說一句話：“反正我也快死了，你就讓我和她待着吧。”

她痛到無語。

婚姻中，讓不喜歡的人難過，其實也是讓自己陷入痛苦的泥潭。而對於硬闖入別人家庭的人，就算有一萬個理由，終究也是無由。

婚姻要厚道，無論對人對己，都要心存敬畏。與人為善，乃立身之本，放過別人，也是放過自己。畢竟，大家都不易。

作者李同領: 安徽省淮北市教育局

得像熟睡的嬰兒，包裹在襁褓之中。人們在瑟縮中體驗細膩溫柔的美麗的冷，心中卻充滿了美麗的夢境和無限的遐想。因它的存在，江南的冬天為此靈動，才感覺充滿生機，帶着雪精靈的浪漫，勃發的春季正款款向我們走來。

在雪地上踏行，抬頭望望天邊飄過的白雪，象輕柔的小手，掠過我們寧靜的眼眸，滑入如水的心境。嗅嗅雪花繽紛的寒意，我的心靈得到一次淨化與升華，曾經的無耐與浮躁，曾經的煩燥與苦悶，均被紛紛的雪花輕輕拂去。雪無聲地飄着，大地的萬物靜立不動，雪地里的人們和遠處的樹木構成一幅清純的淡水墨畫，不用太多的渲染也是一種少見的純美。在雪中，生命原來可以如此單純，心情原來可以如此寧靜。

白雪，普照着江南的城市鄉村，撩動着江南人的樸實情感，淡淡的柔光，淡淡的心，執着的心和不執著的心，都在感悟雪所給予的情感。在這沉默無聲的寒冷季節里，白雪正以悄然無息的姿態，告訴我們一個永恆不變的哲理：沒有冬季沉息的孕育，就沒有春天繁花似錦的美麗，這就是白雪最深刻、最樸實的真正含意。

坐在迎新年的氣息里，透過玻璃窗，望着那一朵朵飄飛的雪精靈在我的眼前翩翩起舞，別樣的驚喜充斥着行行駐駐，熟悉而又陌生。街路上，稀稀落落、三三兩兩地走過的行人，或靚或陋，或喜或憂，不禁感覺此情此景似曾相識。遠行的遠行，當歸的當歸，庸常的生活仍會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生動豐富的演繹……

雪舞江南，自然隨性，一切都在意想中，料想外。

作者林國強: 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，湖州廣播電視總台主任記者。作品散見國際國內百餘種報刊。

雪舞江南

